



## 提要

- 
- 一、有人類就有戰爭，但古今中外幾乎無人真正完全了解戰爭。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僅為戰爭研究的一部分，即未來戰爭與戰爭的遠景。
  - 二、未來是很難研究，因為只能存在於想像之中，不僅遙遠的未來很難預測，即令眼前的未來也是如此，所以，本文的研究僅以21世紀前期為其限度。
  - 三、欲知未來必先知過去。戰爭的研究經常以歷史經驗為基礎，研究戰爭必須貫通過去、現在及未來三代，始能通古今之變，鑑往知來。
  - 四、21世紀即將來臨，20世紀的經驗對於它的影響當然最大。核子時代的開啓，美蘇冷戰的發生，均為未來演變的基礎。
  - 五、人類在下一世紀進入資訊時代，戰爭也進入第三波。概括言之，戰爭將分四大類型，除核子戰爭外，其他類型都有發生的機會，而尤以包括資訊戰在內的新冷戰更是值得注意。
  - 六、向未來看，戰爭作為政策工具的效力將日益減低。發動戰爭不僅無利可圖而且得不償失。
  - 七、戰爭已成夕陽工業，值得重視的新興工業則為如何解決衝突並獲致較好的和平。換言之，即如我國古人所云：「化敵為友，化干戈為玉帛。」

## 壹、引　　言

有人類就有戰爭，戰爭在人類生活中始終是個謎，至少到今天為止，似乎還是沒有人真正完全了解戰爭。所以，「你了解戰爭嗎？」也就好像是一個永遠都在懸賞徵求答案的問題，儘管已經有人提供答案，但還是有人繼續研究並企圖提出另外的答案。為什麼會這樣？其根本原因是，天下不僅只有一種戰爭。古今中外曾經出現過各種不同類型的戰爭，似乎已經令人感到嘆為觀止。不過，事實上又並無止境，而好戲也許還未上場。

過去有過去的戰爭，也就是歷史中的戰爭，當然也有歷史所不曾記錄的戰爭。現在有現在的戰爭，當前世界上，戰爭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繼續發展。然則未來又將如何？至少不會有人敢於大膽地認為：未來將不會有戰爭，又或戰爭將不會有未來。

於是又導致本文的主題，也就是兩個貌似而實際意義並不相同的名詞。其一是「未來戰爭」，其二是「戰爭的遠景」。未來戰爭即為未來時代中的戰爭，也就是明天的戰爭。此種戰爭現在並不實際存在，只存在於今天對明天的想像之中。

何謂戰爭的遠景？在這個問題中，遠景應作「前途」來解釋。戰爭

在未來的世界中會繼續存在嗎？還是會趨於消滅呢？戰爭對人類還有什麼價值和貢獻，又或戰爭將會變成一種落伍過時的觀念，而自動歸於淘汰。這一類的問題在今天無人能夠提供明確的答案，儘管已有許多人正在研究。

未來戰爭與戰爭的遠景密切相關。首先必須確認未來戰爭的型態和性質，然後始能判斷戰爭的遠景。未來戰爭並非實體，而只是一種想像，戰爭的遠景則更只是一種推測。說老實話，對於昨天和今天的戰爭，都很難獲致真正的了解，要想預知明天的事情，自然更是難上加難。

已故的美國戰略大師康恩(Herman Kahin)在1967年出版其最後一本名著「2000年」，目的為對33年之後的世界提供一種推測的架構。該書導言中曾引述芮蒙阿洪(Raymond Aron)的一句名言：「我們已經給20世紀忙得頭昏腦脹，那還有時間來推測21世紀，長程的歷史性預測早已變得不合時宜①。」

儘管如此，當時被人認為不合時宜的事情還是有人願意做。康恩的著作即可謂開風氣之先。他所用的研究方法足以代表所謂「智庫」首創的新技術。康恩在書中對於未來三分之一世紀的世局作了很多推測。但自今日視之，其中又有許多差得太離譜。舉



例來說，他在 1967 年還以為電腦會愈做愈大，而不曾想到它可能會越變越小，個人電腦會成為明日之星。第一臺個人電腦在 1981 年出現，距離「2000 年」的出版還不到 15 年。

要想推測 33 年之後的事情固然很難，不過，即令只是推測 3 年之後的事情，同樣還是很難，而且也可能差得很遠，現舉一實例如下：美國政府在 80 年代後期曾組成一個名為「整合長程戰略委員會」，負責研究此一問題。該委員會在 1988 年 1 月提出其報告，定名為「區別嚇阻」。此一委員會是由 15 位鼎鼎大名的學者所組成，包括季辛吉、布里辛斯基、杭庭頓等人在內，其報告之權威性自不難想見②。

報告書對於未來世局曾作成若干推測，但令人深感不解者為，雖然概括論及未來 20 年的演變趨勢，但對於 3 年之內所發生的大事則似乎毫無預感。既不曾考慮到波斯灣戰爭，更不曾想像到前蘇聯居然會自動崩潰。

基於上述例證，即可明瞭要想研究未來戰爭實在是一種困難的工作，而想預知戰爭的遠景更是一種艱巨任務。因此，本文內容只能算是非常淺近分析，其目的只是提醒讀者對此一問題的重視，並企圖激發大家對於較深入研究的興趣和啟發高度戰略智慧。

## 貳、鑑往知來

本文以未來為研究主題，但研究未來又必須從過去開始。為什麼要從過去開始？許多大師先哲對此都曾提供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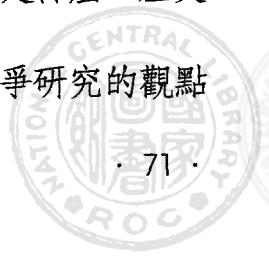
當代戰史大師富勒將軍 (J.F.C. Fuller) 曾經說過：「人類歷史中從來沒有那一個時代完全沒有戰爭，很少在一代人以上的時間中看不見大型戰亂。大戰幾乎像潮汐一樣有規則地起落。」

他又說：「今天我們生活在戰國狀況中，戰爭支配人類所有一切的活動。此種狀況會持續多久，誰都不知道。歷史是否將與戰爭相終始？不過愈深入研究戰史，應愈能了解戰爭③。」

與富勒齊名而關係兼師友的李德哈達 (B.H. Liddell-Hart) 在其最後遺著「為何不向歷史學習」書中曾引述俾斯麥的名言：「愚人說他們從經驗中學習，我則寧願利用他人的經驗。」於是李德哈達又指出：「歷史是宇宙的經驗，比任何個人的經驗都更長久、更廣泛、更複雜多變④。」

誠如李德哈達所問，為何不向歷史學習？但很奇怪，卻又似乎很少有人問：歷史的真正教訓是什麼，歷史又能使我們學到什麼？

向歷史學習，就戰爭研究的觀點



來看，其意義即為應從過去的戰爭開始。當代戰史大師何華德 (Michael Howard) 有一句粗淺的名言：「必須知道從那裡來，然後才知道向何處去⑤。」這也正是中國古人所說的「鑑往知來」。

因此，要想預知未來，必須首先了解過去。要想了解或預測 21 世紀，則至少應了解 20 世紀，甚至於有時還必須回溯到 19 世紀。已故法國戰略大師薄富爾曾認為：「對於過去的變化作精密的研究，能夠使我們學會如何操縱現在，並且支配未來⑥。」

已故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強調歷史的任務是貫通過去、現在、與未來，並賦予此一有機連續體意義。這也正是太史公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⑦。」

基於上述名言，可以了解歷史的本質就是變。研究歷史的目的即為通古今之變。過去的戰爭，現在的戰爭，未來的戰爭，雖然彼此間有所差異，但同為戰爭。所以，研究戰爭必須貫通三代，才能鑑往知來。

若以現在為基點回頭向後看，則距離愈遠的過去，所能產生的影響也就愈小。簡言之，誠如克勞塞維茨所指出，歷史愈久遠，則作為例證的價值也就愈小。因此，要研究過去的戰爭，應以最近的時代為其範圍，這樣才能對於未來的預測提供有益的參考

架構⑧。

反之，當我們向前途看時，想看得愈遠，則視線也必然會愈模糊不清。所以對於未來距離愈遙遠，則所能預知的程度也就愈有限。

再回到實際情況。現在已經是 1998 年，距離 21 世紀只有兩年了。假使現在要想對於 21 世紀的世界作相當合理的預測，可能只應以 2015 年為限，最多也不應超越 2025 年。否則也許就只能算是空洞的幻想，而非合理的推估。

因此，就全部研究過程而言，從過去到未來，實際上所必須考慮的時段，過去不超過 100 年，未來不超過 50 年，甚至於只能以 25 年為極限。

有一句常被人視為諷刺的老話，那就是「將軍們經常都在打過去的戰爭。」這確是事實，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憑本身的經驗來學習戰爭，所以歷史遂成為戰爭研究的唯一經驗基礎。這也正是俾斯麥、富勒、李德哈達、薄富爾諸位先哲所共同認清的真理，而且也早已成為戰爭研究的慣用途徑。

20 世紀前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將軍幾乎都是以 19 世紀的歷史作為範例。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階段，第一次大戰的經驗遂又成為新的學習對象。「史第芬計畫」和「馬恩河會戰」也都被各國陸軍大學（指參學院）列為標準教材⑨。



1939年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大多數軍政領袖和一般人民對於戰爭前景的想像又還是和過去一樣，都以為上次大戰即為這次大戰的範例。只有極少數傑出之士有不同的意見，但在當時並不為人所信服。

因此，在思考未來時，歷史固然能構成唯一的經驗基礎，但誠如克勞塞維茨所云：「歷史不是模範書，並無教訓或規律可以貢獻，而只能擴大學者的了解和增強其判斷力<sup>⑩</sup>」。簡言之，戰爭研究固然必須採取歷史途徑，但只能以經驗為起點，而不可受到經驗的限制。唯其如此，始能鑑往知來。

## 參、二十世紀

形成當前世局的歷史主流可以回溯到19世紀初期。拿破崙戰爭的結束和維也納會議的召開(1815)即為其起點。維也納會議不僅象徵大戰的結束，更象徵國際秩序的重建。概括地說，此後的西方世界維持了100年的和平(1815-1914)。於是歐洲加速工業化，獲得空前的經濟繁榮，殖民帝國主義也隨之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爆發，不僅開啟了一個新的戰爭世紀，而且破壞了舊有的權力平衡。20世紀到今天尚未結束，其對於21世紀的影響當然也比以前的時代遠較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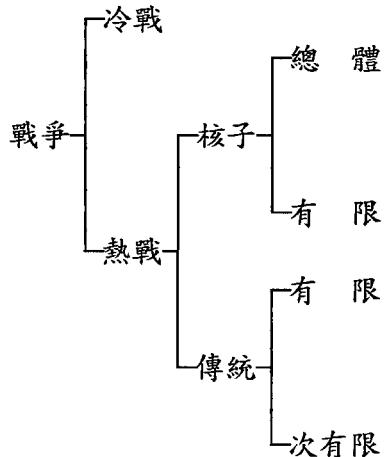
大。第一次大戰一打就是四年(1914-1918)才告結束，但很不幸只隔了20年，戰火又在歐洲再度燃起，是謂第二次大戰(1939)。所以，誠如第一次大戰聯軍統帥福煦(Ferdinand Foch)在巴黎和會之後有感而發所云：「這那裡是和平，不過是20年的休戰而已<sup>⑪</sup>。」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20世紀可以分成前後兩段：(1)從1914到1945，是傳統大戰階段。(2)從1945到今天，是核子時代階段。這兩個階段有很大的差異，必須分開來檢討。

直到第二次大戰為止，過去的戰爭大致屬於同一典型，從亞歷山大到拿破崙，從威廉二世到希特勒，所打的都是同一類戰爭，現在我們稱之為傳統戰爭。儘管時代和規模有所不同，但就性質而言，還是同一種類。

核子武器的出現不僅開啟了核子時代，而且也在戰爭領域中開拓了新的境界。自從人類進入核子時代之後，戰爭已經不再只限於同一種類，而開始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首先以核子武器為分類基礎，戰爭可分為核子戰爭和非核戰爭兩大類。而每一大類又可分為總體(無限)和有限兩類。同時，所謂有限者又可以有程度上的差別。非核戰爭也就是傳統戰爭。無論為核子或傳統，都必須使用武力，但自從進入核子時代以來，世界上又有不實際使用武力的戰爭形式

出現，於是戰爭又有所謂冷熱之分。把上述各種觀念綜合起來，可以作成以下的圖解。



冷戰就薄富爾的解釋可以是「和平的戰爭」，也可以說是「像戰爭的和平」。此外，又可以說是「平時的戰爭<sup>12</sup>。」

當核子武器最初出現時，核子戰爭的意義僅為在傳統戰爭中使用核子武器而已。直到 20 世紀的 60 年代，有限核子戰爭的理論才開始流行，但又只是曇花一現。到 70 年代幾乎再也無人談有限核子戰爭。因為核子武器數量的增加，威力的增大，已經使其很難限制，而且即令在使用上能限制，其所造成的毀滅也還是無法接受。於是核子戰爭就被公認為只能是總體性的，至少在美蘇兩大超強之間必然是如此。

傳統戰爭即為不使用核子武器的戰爭。核武出現之前，像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都應算是總體性的傳統戰

爭，但進入核子時代之後，則都降為有限戰爭，因為它不包括核武在內。簡言之，傳統戰爭都是有限的，但所謂有限者又有其程度上的差異。在 20 世紀後期的世界中，除像過去一樣的傳統戰爭以外，還有規模較小的武裝衝突，可稱為次有限戰爭，而比較流行的新名詞為「低強度衝突」，不過「游擊戰」的古老名詞也還是為世俗所通用。

以上所表列的戰爭為 20 世紀後期的現狀。在此後期中，世界發生了空前的改變：其一為核子時代的來臨，其次為美蘇冷戰的興起。到 1990 年，又有了意想不到的新變化蘇聯瓦解、冷戰結束。雖然人類仍然生活在核子陰影之下，但卻已經進入後冷戰時期。今後的世界又將往何處去？

## 肆、未來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著名的軍事評論家鮑德溫 (Hanson W. Baldwin) 曾經指出：「在拿破崙時代，據說上帝是站在大兵力的一邊。工業革命之後，上帝就站在大工業的一邊。在原子時代，上帝可能又會站在大爆炸的一邊<sup>13</sup>。」

鮑爾德溫已經逝世多年，他雖然看到原子彈的爆炸，但並不知道戰爭中致勝工具，電腦的價值遠超過原子彈，尤其那還不是大電腦而是小電

腦。

艾文·托佛勒夫婦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的年齡要比鮑德溫晚一代，但其知名度並不稍遜。他們在其「戰爭與反戰爭」(War and Anti-war) 書中曾首創「第三波」(Third Wave) 之論，認為戰爭的演進可分為三個波段。第一波戰爭是農業文明的產品，第二波戰爭是工業文明的產品，而第三波戰爭則為科技文明的產品。第一波戰爭發展到拿破崙戰爭，可謂嘆為觀止矣。第二波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已經發展到最高潮。波斯灣戰爭則已經進展到第二波與第三波之間。戰爭型態仍在繼續演變，未來戰爭可能才是真正第三波，也許將在 21 世紀前期出現<sup>⑯</sup>。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同一問題。戰爭與其他鬥爭有一主要差異，戰爭不是單打獨鬥，而是有紀律的行動。所有人員都必須接受某一個人的「指揮」。這個人就是指揮官，也就是孫子所說的「將」。從古到今，所有的戰爭都必須有指揮而絕無例外。

時代進步，戰爭的規模也隨之增大。於是軍隊也就必須有嚴密的組織，所以僅憑一位名將，不管他是亞歷山大還是拿破崙，仍然無法有效地指揮大軍。於是必須有幕僚來幫助他「管制」部隊。這是第二個 C，即 C<sup>2</sup>。

至少在 18 世紀以前，所有的戰爭幾乎都只需要這兩個 C。此後戰爭的

範圍又繼續擴大，於是又必須再加上一個 C<sup>3</sup>，即大家現在所常說的「指、管、通。」「通」為「通信」，若無通信，則指揮和管制都無法執行，直到第二次大戰時，戰爭所需要就只是這三個 C，再加上一個“ I” (Intelligence)，即為慣用的縮寫“ C<sup>3</sup>I”。我國軍語即為「指、管、通、情」。

波斯灣戰爭雖然是一個小型戰爭，卻能對戰爭帶來第四個 C，即為 C<sup>4</sup>(computer 電腦)。這也是在戰爭中第一次大規模使用電腦，可謂開風氣之先。於是慣用的 C<sup>3</sup>I 開始改變為 C<sup>4</sup>I。上述的觀念可以表解如下：

過去 → 第一波 → 農業時代 → C<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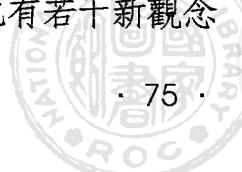
現在 → 第二波 → 工業時代 → C<sup>3</sup>

未來 → 第三波 → 資訊時代 → C<sup>4</sup>

20 世紀即將成為過去，21 世紀即將成為現在。今天已經存在的各種戰爭型態到明天（也就是未來的今天）又可能會有何種改變？當然今天是不可能知道明天，但還是可以作相當合理的推測。以下即為逐項的分析。

### 一、核子戰爭

核子武器在 1945 年出現，但除結束第二次大戰的兩顆原子彈外，在 20 世紀後期就不曾再使用。儘管如此，不僅在核武領域中技術日益進步，而且在理論方面也有若干新觀念



出現。21世紀即將來臨，在所謂「第二核子時代」又將有何種變化？當前世界上，若以核武為基準可以分成四個等級，每個等級各有其不同的情況和理念。

第一級為核子超強。過去即為美蘇兩國，自從蘇聯瓦解，世界上只剩下一個超強，不過俄國仍擁有僅次於美國的大量核子武器。

第二級為核子國家。正式受到公認的本為英、法、中（共）三國，蘇聯瓦解後烏克蘭已成世界第三大戰略核武國家<sup>⑯</sup>。

第三級為已暗中擁有核武或正在發展核武的國家。以色列、印度、伊朗、伊拉克、北韓，都可能已列入名單。在此應特別說明，所包括不僅為單純的核武，而是所謂「大量毀滅性武器」，把核生化都包括在內。此種擴散現象已成重大隱憂。

第四級為非核國家。大多數國家都屬於這一級。他們在短期內不可能核子化，但爾後則無法預測」。

綜合言之，至少在21世紀前期（2025年以前），第一級和第二級國家都不可能使用核武，值得憂慮的是第三級國家，而第四級國家則有成為核子攻擊對象的可能。於是遂又導致下述三種新趨勢：(1) 20世紀的核子戰略理論；認為核戰只是總體性的。核戰也只有嚇阻觀念而無作戰觀念。到21世紀，也許會有打有限核

戰的情況出現。(2) 美國前總統雷根所提倡的戰略防禦（SDI）觀念可能敗部復活。彈道飛彈防禦（BMD），戰區飛彈防禦（TMD）已經不是空談。(3) 反擴散的國際行動將受到大多數國家的認同。最近由伊拉克所引起的危機可為例證<sup>⑯</sup>。

## 二、傳統戰爭

傳統戰爭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戰爭，從古到今，人類在此領域中早已累積了不少經驗。20世紀前期曾經發生兩次巨型傳統戰爭，到了20世紀後期，雖然世界已經進入核子時代，但傳統戰爭仍繼續出現，而且次數還不少，種類也很繁多。有大國對小國，有小國對小國，還有內戰，只是缺乏大國對大國的情況而已。

現在即將進入新的世紀，人類是否還會繼續像過去一樣互相拼殺？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可一概而論。第二次大戰之後，先進工業大國之間幾乎不曾再有戰爭。至少，民主國家不打民主國家確為事實。大國之間的戰爭將使雙方都付出重大成本，兩敗俱傷。照理說，今後也似乎不會有任何大國敢於嘗試。

先進國家固然已經知道戰爭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但落後國家卻可能有不同的認知。所以，小國與小國之間（例如兩伊戰爭），大國與小國之間，今後也許還是有兵戎相見的機會。小國可能由於領土、資源、種族

等爭執而動武，至於大國也可能用武力對小國採取制裁措施，不過又常假借國際安全合作的名義，例如波斯灣戰爭。簡言之，今後的世界仍然可能有傳統戰爭發生，不過層級和規模也許會比過去降低。

### 三、次有限戰爭

核子戰爭可能不會發生，傳統戰爭發生的機會也可能降低，但在未來世紀中，次有限戰爭（低強度衝突）發生的機會卻可能反而增大。其理由可以分為下列六點：

(一)這種型態的戰爭，也就是俗稱的游擊戰，是弱者對抗強者的最有效方法。20世紀的反殖民戰爭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據。

(二)現代化新武器有時特別適用於游擊戰。舉例來說，是否應使用「肩射飛彈」，手提式飛彈可以容許一名步兵攻擊一架飛機。阿富汗游擊隊曾用岩石土木阻止蘇聯戰車的前進。

(三)現代人的生活已經變得非常精密化，所以也就非常容易受到擾亂。任何大都市只要停水斷電，居民就會活不下去。

(四)現代交通工具給予游擊隊極大的便利。一方面增加其機動力，另一方面又提供其便於攻擊的目標。

(五)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為此種戰爭型態增加了不少的威風。雖然其所造成的真正死傷和毀滅很有限，但其心理效果卻遠較巨大。

(六)最後，因為其心理效果之巨大，正規政府也會起而效尤。他們也會用低強度衝突來打擊敵人。由於核子戰爭既不可行，傳統戰爭又成本太高，所以，次有限戰爭不失為價廉物美的代用品<sup>17</sup>。

### 四、冷戰

現在大家都說世界已經進入後冷戰時期，這也意味著冷戰似乎已經不再存在。事實上，這多少是一種名詞的誤導。冷戰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冷戰誠如薄富爾所解釋，即為和平的戰爭，平時的戰爭，不使用武力的戰爭。狹義的冷戰則專指20世紀後期美蘇非武力對抗而言。所謂「後冷戰」只是表示狹義的冷戰已經結束，而並非認為今後國與國之間不會使用武力以外的政策工具來互相「競爭」，在未來世紀中，「競爭」似乎更較適當。

21世紀已被公認為「資訊時代」，未來戰爭的新面貌即為「資訊戰」。很明顯，這就是一種新型冷戰，因為它不使用武力。所以，也許可以說21世紀將是一個新冷戰時期<sup>18</sup>。

### 伍、戰爭的遠景

戰爭在人類歷史已經存在數千年之久，許多聰明才智之士曾經研究戰爭，兵家在學術領域也自成一家之言。但古今中外的兵書大致都是教人

如何作戰，但很少解釋人為何戰爭，尤其更少有人說明戰爭為何事。若欲推測戰爭的遠景，則必須先從「為何戰爭」與「戰爭為何」兩個基本問題入手。

我國兵聖孫子在「火攻」篇中有一段名言：「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慫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這對於「為何戰爭」的問題提供了明確的答案。為什麼要發動戰爭？其目的即為求利，這是一種純理性的考慮，絕對不可以感情用事。

在西方戰略思想史中，能與孫子相提並論的人即為克勞塞維茨。他所研究的問題不是「為何而戰」而是「戰爭為何」。戰爭論第一篇第一章的標題即為「什麼是戰爭？」(What is War?)，他所獲得的結論是，「戰爭為政策的工具」。

現在我們在探索戰爭的前途時，孫子和克勞塞維茨的名言似乎即可以作為分析的起點。

孫子認為戰爭是以求利為目的，事實上，除非是至愚或無知，否則任何人都不會在自以為不利的情況中發動戰爭。所以，人之所以欲戰，必然是他以為能有足夠的勝算。然則戰爭能否獲致有利的結果？從歷史的經驗看來，戰爭的結果往往有利，或至少利害參半，而並非絕對不利。若非如此，則不會有許多國家領袖樂此不

疲。

不過到了 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真是勞民傷財，足以印證孫子的名言，「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作戰篇）。於是世人對戰爭的利害開始有了新的認知，尤其是對於戰爭的前途不敢再保持過份樂觀的想法。

再說克勞塞維茨，他認為戰爭是政策的工具，也已成為人所共知的格言。但在過去的歷史經驗中，又可以發現真正能以戰爭為政策工具的人實在有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西方近代史中，也許只有俾斯麥能夠有此成就。西方學者常以為在國際事務中，戰爭能夠解決使用其他手段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於是戰爭也就變成政治家手中的最後一張王牌。事實上，歷史證明戰爭幾乎很少能夠解決問題，尤其是在複雜性日益升高的現代國際社會中更是如此。而且往往是戰爭既不能解決戰前舊有的問題，反而還會在戰後製造新的問題。

基於以上觀察，可以根據時代的先後，對於發動戰爭的利害得失作成下列的比較表：

時代	利害	作為政策工具
古代	利多於害	高度有效
近代	利害參半	大致有效
現代	害多於利	效力有限
未來	有害無利	幾乎無效

很明顯，隨著文明的進步，人類對戰爭的意願就會成比例降低，而戰

爭在國際關係中也就日益變成落伍過時的觀念。

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向21世紀的未來景象作一前瞻，似乎可以對不同類別的國家與戰爭的關係作成下述的推測：

一、第一類為超強，至少在21世紀前期可能只有一個美國。美國具有發動一切戰爭的能力，但完全缺乏從事武力戰爭的意願。只有一個例外，即為領導國際制裁行動。不過，美國也許會發動新的冷戰，包括資訊戰在內，但嚴格說，那不是傳統意識的戰爭，而是和平（非武力）競爭。

二、第二類為先進文明國家，以七大工業國家為領袖。他們也無戰爭意願，而戰爭能力也很有限。其國際行動是唯美國馬首是瞻。

三、第三類可稱為不安國家，他們對現狀感到不滿，在國際社會中有成為亂源的可能，例如伊拉克、利比亞、北韓。此外，俄國、中共也可能會有此種趨勢。

四、第四類為一般國家，也就是不被列入上述三類的國家，他們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次要角色，缺乏戰爭能力和意願，不過也可能發生內戰或與鄰國衝突。

基於上述的綜合研判，似乎可以斷言21世紀的和平前景雖不一定比20世紀較光明，但也不至於更黑暗。發生戰爭的機會將會降低，戰爭將會

變得無利可圖、得不償失，於是其作為政策工具的效力也自然日益不受重視。

## 陸、結論

李德哈達曾經指出，戰爭的目的不是「勝利」而是「較好的和平」。何謂較好的和平？其意義即為在一場戰爭之後，能夠建立一種比戰前較好的和平新秩序。所以戰爭只是一種手段，和平才是目的。假使能有其他較好的手段足以達到此一目的，則又何必戰爭？

借用企業界所常用的術語來形容，戰爭在未來的世界上將會變成一種「夕陽工業」。新的挑戰是如何使衝突的解決成為一種新興工業。

因此，在未來世界中，最強的國家不只是能夠擊敗一切敵國，而且能夠把敵國變成友國。進一步說，若能將其變成貿易夥伴則更好<sup>①</sup>。

這也正是我國古人所云：「化敵為友，化干戈為玉帛！」

## 註釋

<sup>①</sup> Herman Kahn and Anthony J. Wiener, *The Year 2000* (Macmillan, 1967).Introduction, p.XXV.

<sup>②</sup> Discriminate Deterrenc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grated Long-term Strat-

- egy (U.S.G.P.O.)1988).
- ③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麥田出版社，民國86年），p.462。
- ④ 同前註。p.479。
- ⑤ Michael Howard , “ Reassurance and Deterrence: Western Defense in the 1980s ”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2/83).p.308.
- ⑥ Andre Beanfre, The Suez Expedition (Praeger, 1969).p.14.
- ⑦ Peter Calvocressi, “ Arnold Toynbee: A Memorial Lecture ”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1976).
- ⑧ 可參考戰爭論第二篇，第六章（論史例）。
- ⑨ 我國在對日抗戰之前，設在南京的陸軍大學所用的教材就是如此，而且還是從日文轉譯而來。當時的校長為楊杰（耿光）將軍。
- ⑩ 戰爭論第2篇第4章。
- ⑪ 鈕先鍾，《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燕京文化公司，民國66年）p.647。
- ⑫ Andre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raeger, 1967) p. 22.
- ⑬ Hanson W. Baldwin, “ Introduction ” Command Decisions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59), p.XII.
- ⑭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War and Antiwar (Kittle Brown, 1993). pp.61-79. (該書已有中譯本，改名為「新戰爭論」)。
- ⑮ 邱清泉「歐洲第一大國：烏克蘭共和國之研究」（國防雜誌第13卷第6期，民國86年11月）。p.106.
- ⑯ Richard K. Betts, “ The New Threat of Mass Destruction, ”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 February 1998), pp.26-43.
- ⑰ Reith Sutter, “ War is A Dying Business, ” Vi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Praeger, 1993), pp. 22-38.
- ⑱ Roger C. Molander, Andrew S. Riddle, Peter A. Wilson, Strategic Information Warfare. A New Face of War (RAND, 1997).
- ⑲ B. H. Liddell-Hart, Strategy (Meridian Books, 1993), pp.353-61.

### 拿破崙治軍格言

- 一〇一、守勢作戰並非沒有攻擊，正如攻勢作戰並非沒有防禦一樣，雖其目的可能為壓迫國境線之敵軍並入侵敵國。
- 一〇二、兵法指示迂迴或包圍一翼時，絕不可與主力軍陷於分離。
- 一〇三、若能精通野戰築城，乃常有百利而永無一害之事。
- 一〇四、只要兩人可以插足之處，一支大軍就能於任何季節於該方面通過任何地方。
- 一〇五、對戰鬥之編組不可單依地面之狀況來作決定，應從所有環境之考慮而決定之。

摘自三軍大學頒戰略參考叢書